

## A Discussion on The Types of Mysterious Novel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Qing Dynasty

Liu Jiaying<sup>1</sup>, Wang Menghu<sup>2</sup>

<sup>1</sup>(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China, P.R.)

Lanzhou City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China, P.R.)

<sup>2</sup>(Lanzhou City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China, P.R.)

**Keywords:** Qing Dynasty, the Western Region, Novels, Mysterious

**Abstract.** Since the Western Regions was another conquered by the troops of Emperor Kangxi and Qianlong. A large number of exiled scribes went to Xinjiang to cultivate the border and participate in the local construction. Due to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features, as well as what officials and literati saw and heard during the garrison, Qing people are good at researching Tianshan north and south exotic, but also love ghosts and strange gods, strange talks. The literati of Qing Dynasty, who had never been to the western regions, absorbed and spread such materials in the two systems of imagination and legend, and included them in the notes. The Western elements of the Qing Dynasty infiltrated into the genre, This reflects the continuous concretization and deepening of scholars'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 清人笔记中的西域怪奇小说类型谈

刘佳莹<sup>1</sup>, 王梦湖<sup>2</sup>,

<sup>1</sup>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博士生, 兰州, 甘肃, 中国 730070

兰州城市学院, 讲师, 兰州, 甘肃, 中国 730070

<sup>2</sup>兰州城市学院, 副教授, 兰州, 甘肃, 中国 730070

**关键词:** 清代 西域 笔记 小说 怪奇

**中文摘要.** 有清一代, 随着康乾时对边疆地区尤其是西域的收复, 实现了对广袤珍域的有效管辖。西域成为继东北之后, 流人戍客远涉的又一“化外之地”。大批流放文士亲赴此地, 屯垦戍边、参与到新疆当地建设之中。西域因其独特地理环境和文化风貌, 加上官员文人笔下旅经戍守的所见所闻, 清人长于考据天山南北奇珍异产, 同时也钟情于鬼神精怪、诡异奇谈。未履迹西域的清代文人在想象与传说的两个系统里吸纳、传播, 将这类素材收录于笔记当中。形成了几类典型的西域怪奇小说。为清代西域创作提供源源不绝的养分, 也反映了清代中后期士人对西域的认识的不断具体和深化。

#### 1. 清代西域怪奇笔记小说及作家概览

自乾隆二十四年后, 平定天山南北、收回西域后, 大批满、蒙、回、汉官员任职于此地。加之不少官员贬谪、遣戍至此, 使得西域流寓文学创作兴起, 其中“笔记”一类, 创作者搜

集材料,能够据事直书,以事为起讫;各个故事缀合成书,多寡无定。且文字自由,不必费力构思组织,一旦有所意动,就地即可成篇,或者回归故里,驰骋想象、着意构思,与其他文章合刻,均无不可。清代笔记小说中文采与想象力斐然者,故而对于西域官员、文人来说,虽其趣味之浓深,不及章回体,然边陲事务繁琐,如此这般,著述上实有无限之便利也。这些清人笔记展现了中原与西域边疆文化上的交互,异域的见闻拓展了文士的想象力。但若论及奇闻之数量丰富、覆盖面之广博,首推满族官员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和纪昀《阅微草堂笔记》。

(1) 七十一其人及生平。七十一,生卒年不详<sup>①</sup>,姓尼玛查,号椿园。满洲正蓝旗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先任职河南武陟县,后“西出阳关,逾河源三千余里”,居新疆十余年。回京后,任职刑部。《西域闻见录》为七十一在“库车办事时”所撰,成书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共8卷,有关西域见闻约50多篇。七十一在序言中曾言道:“然里巷琐屑之事,殊方猥鄙之情,或弃掷而不言,或采择所弗及,而游于其地者,归述与人,非附会之失真,即抑扬之过当,最足以误听闻。余居其地最久,考究最详,于是不辞冗俚,作为是编。”<sup>②</sup>《西域闻见录》内容翔实、叙述生动,不受官修史志的拘限,七十一文笔虽未达鸿儒博学,记道里风俗胪列详明,了如指掌,为时人所看重。

(2) 纪昀的笔记小说观念对西域创作的影响。纪昀因盐务一案与姻亲卢见增私下传递消息,获罪发配西域。于乾隆三十三年底贬斥至乌鲁木齐,三十六年得以开赦回京。在新疆的两年多贬谪生活,拓展了纪昀的眼界,亲身经历目睹了西域的风土典制、民俗物产。自乾隆五十四年,纪昀撰写笔记,随后整理集结为《阅微草堂笔记》。大量收录有关西域这段为其珍视的岁月与经历。纪昀贯彻儒籍,旁通百家,本身也是乾嘉考据学者代表之一。其创作的笔记小说自称“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又点出用心是“大旨期不乖于风教。”关于创作主张从以下可以略窥端倪:

既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媒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sup>③</sup>

乾嘉时期,考据蔚然成风。小说创作也不能避免。这类纪事存朴的短篇故事,纪昀的创作方法多是通过采风的形式记录街谈巷议,残丛小语。这段论述主张,其一、反对虚构;注重可信性;其二、叙事简括,不以情节取胜,摹绘要栩栩如生;其三,尚质黜华,反对藻饰,尤务谨严,体现了汉代小说观念的依归。其作文字之简洁锋利。说理之透澈周密,只有兼长文学创作和考据实证的学者才能达到。其创作旨趣是正风俗,美教化,资谈蔽,广见闻,劝善惩恶。皆效仿纪昀援“著书者之笔”入小说。

七十一与纪昀当属同一时期到赴西域,所不同则是,纪昀乃是当朝享誉文坛的学者和官员,而七十一只是官位微下的粮道官员,因任职需要而遍巡西域。纪昀在乾嘉小说文坛的地位,与七十一不可同日而语,造访西域境遇不同,著作付梓年份也不同。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于乾隆四十二年刊印,略早于《阅微草堂笔记》。《西域闻见录》更多是作者为官亲历途经各地的见闻,相较于纪昀,七十一更多是以行经纪行的顺序,直述见闻,按各地风貌所载。但其二人皆详细记录了当时西域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物产习俗等,这两部笔记将征实和传奇两种特质发挥淋漓尽致。官方修订的西域方志得之不易,非编修纂官,寻常官吏文士难以尽览,故而这两种笔记,一经问世,就为时人所重,传播甚广,成为清代中期,乾嘉士人了解西域最佳典范。

<sup>①</sup> 《听雨丛谈》有载:八旗幼童,喜以数目字命名,如七十二、八十三等名,多出於祖父母之纪年,因以为寿也。推断七十一其名字也来源于此。此外早先王重民《冷庐文数》有《七十一传》,并附有万斯年《跋七十一传》及嘉庆年间刊行的熊宝泰《藕颐类稿》卷一九《异域琐谈跋》,可知七十一生平大略。另有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李亚茹考证七十一卒于乾隆五十年前后。详见“清人七十一与《西域闻见录》”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

<sup>②</sup> (清)椿园《西域闻见录》,乾隆四十二年刻本。

<sup>③</sup>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阅微草堂笔记》本《姑妄听之跋》。

## 2. 阅微之余——清代西域笔记中典型怪奇故事

有关《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新疆志怪轶事已经有许多学者专家详述研究。本文前部回顾了纪昀创作对于笔记小说观念扩廓之功，但涉及西域志怪传奇的笔记小说不仅纪昀一家，后面仅将其部分怪奇故事做一对照，更多列举其他文人的作品，来进行比较对照。

清代西域笔记小说，具体细分：一为记述时事，反映社会的地理、政治、经济，风景名胜，这里简称为风土类；二为记载西域物产异闻，三为民俗类，包括侧面反映了西域当时的社会现实；四为记述西域轶事和人情世态。限于篇幅，故只举**地方风土怪奇故事的典型一例**来说明

此类故事，多见于满族官员七十一所撰的《西域闻见录》中。该书屡经抄刻，以致于书名众多，版本繁复，据统计版本书名大致有不下 20 多种。七十一并非文采斐然之人，但他尤其重视西域各地历史掌故、风土人情。平实记载，条缕纤毫必现，也不乏荒诞不经之说。这类记载虽为后来西北史地学者所诟病，认为“附会失实，有好奇志怪之癖；山川沿革，按之历代史乘，皆无考据<sup>①</sup>”。但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说，七十一不失为西域怪奇的纪述佳手。以《西域闻见录》“巨泽国”为一例：

其国西隅，有巨泽国数千里。泽中有山，围逾千里，万峰耸峙，高入云天，或曰人间第一高山也，名曰是牵各里麻胆达喇斯。山中产狮子，于秋月皎洁，辄负雏于山中往来，头大而毛虬，尾形如帚，黄质黑章如虎，皮长六七丈。时登山绝顶望月垂涎，咆哮跳掷，猛飞吞月，有飞去八九里、十余里而坠死山谷中者，其国人以豢养狮子为上户，每当秋月，其汗使人取狮，以精铁作柱，大如瓮，密布层流，围畜之于其中，饲以牛，时而吼如雷霆，择炮手之最精者，开地为阱，人匿其中，遇有负雏者来，乘其不备，发炮弊之而取其雏。倘一炮不中，则抛山裂石，人无噍类矣。<sup>②</sup>

所谓狮子负雏，精铁作柱，困兽饲牛，飞跃吞月，腾跃数十里，虽不符合西北史地学者提倡“证实有信，考据出处”的要求，却保有山海经和搜神记的遗风。七十一游历西域各地，将这些听闻逸事一一整理收录，作为具有传奇志怪因素的短小故事，可读性、趣味性很强。七十一这类笔记故事强调真实性，实际创作中又有传奇和小说虚构的一面。究其原委，其结尾自注曰：“因细谈其地之事甚详，与予向所闻无异，”借所谓“海兰达尔”交谈来证实自己见闻的真实性，力求增加可信度。而最终落脚于“情乎象胥通言，不能尽解其说，所得考核存据者，亦仅参半焉尔。<sup>③</sup>”原本具有怪奇故事的虚构、夸张、想象的要素，只不过七十一在传闻和考据之中，难以把握和拿捏，归结于“不能尽解其说”，无形中消弭了笔记小说的艺术性。

而后来赵慎畛《榆巢杂识》上卷照搬转述七十一关于“巨泽国”的描述，只是在细节上作了变动。并不影响笔记叙事首尾的完整，主要是作为读者和再传播者，从阅读个体体验上，一些经不起推敲之处和原作者叙述细节过于琐碎，与主题无关，再次传播时自然一掠而过。笔记中怪奇故事本身是颇为出彩的，只是创作者要避免被人认为是虚构的，在文中反复强调重申，他们的叙事目的是为了取信于人，也常常采用以求真为目的的史传笔法。

## 3. 结语

笔记这种非官方非主流自由随性的文学形式既可搜神志怪、记人叙事，又可考据辩证、议论说理，从思想到行文都非常自由，给予创作主体思想表现、情志抒写的广阔空间，恰好

<sup>①</sup> 祁韵士因“（《闻见录》、《琐谈》）所载，不免附会失实，有好奇志怪之癖；山川沿革，按之历代史乘，皆无考据；又于开辟新疆之始末，仅就传闻耳食为之，演叙讹舛尤多”，“是无益之书”。魏源也批评“凡此《录》（指《西域闻见录》）于葱岭以西各国，道听途说，十讹六七，不可依据”。何秋涛在《朔方备乘·辩证〈西域闻见录〉叙》中进一步指出，该书部分内容“若绝域诸国，则皆得自传闻，山川道里，半涉茫昧”，错误最离谱的“莫若记《鄂罗斯》、《控噶尔》二篇”。今人边疆史地学家吴丰培先生认为：“此书瑕瑜互见，而当是时交通不便，边地荒远，文献无征，记载罕见，能成此作，亦觉非易，似不宜苛责之也”。

<sup>②</sup>（清）椿园《西域闻见录》，乾隆四十二年刻本。

<sup>③</sup>（清）椿园《西域闻见录》，乾隆四十二年刻本。

符合清代流寓文人释放心灵精神、宣泄抑郁愤懑、表达学术观点、宣扬礼法情理的需要。

笔记作家事记其实,看似无意为文,这种写作心态恰恰使他摆脱了一切文章章法的束缚,进入一种自由的境界,意兴所至,笔亦随之,或写人情,或述物理,或考核名物,或考论经史,内容的选择无拘无束,形式上不拘一格,艺术风格千姿百态。绝大多数笔记篇幅短小,却能做到内容充实,尺幅千里;通常运用白描手法,语言质朴自然,不事雕琢,却又能做到形神酷肖,风韵天然;不少作品还能寓庄于谐,充满机趣,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笔记以散文为主,摆脱了传统文体规范的拘限,给予作家以思想表现、情志抒写的充分自由,和当时的现实生活、社会风气与学术思潮有着十分直接和深刻的联系。

乾嘉以来,政治文化要求崇尚理学,学术上重考据求实,在小说创作上不可避免浸染时风。清代学人官吏在笔记创作上,越过唐宋,直追汉晋。而汉代侧重于搜集和记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如实记录和搜集,这一创作方式本身就排斥和否定了作者的想象与虚构。

伴随着清人西域的笔记渐渐繁盛,一些未曾亲至西域的文人,或通过阅读这前人笔记,随感心摹手追,或仅凭听闻转述记录,载录传播西域奇闻怪谈。清人笔记,成为继汉唐史传记载之后,拓展了西域文学题材的表现力与想象力。乾隆年间直至清末,流人笔记的书写以及“模拟现场”,听闻者的“传播”和“转写”效应,将时风、文风与边疆的民情民俗、宗教神话等熔铸一处,渐渐具备志怪、传奇小说的因子。建构出清代学者笔下“怪奇特异”的西域文学图景。<sup>①</sup>

## References:

- [1] Fang Xuanling, *The Northern Forum sub-novelists vol.140*,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
- [2] Shi Changyu, *On the Origin and Flow of Chinese Novels*,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 [3] Liu Yeqiu, *Overview of historical notes*,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 [4] YaoXiaofu, *Compilation of Western Regions in Note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cademic Press*, 2016.

---

<sup>①</sup> 敖运梅“清代西域流人“志怪”文学的自我影写”,《明清小说研究》2019年第1期。